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尚論後編卷一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尚論後篇卷一

新建 喻昌 撰

尚論春三月温症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畧於治温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温一症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温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温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

典莫此為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宣之奥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症而詳其治然後與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陽分之邪淺而易療陰分

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症不除者攻裏三五次而內症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為在表也又似在裏以為在裏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凉則陽隨絶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症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症尤為十中八九緣真陰為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息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可得生然多

骨瘦皮乾津枯肉爍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體實緣醫者於此一症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邪無從解留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祈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有作者諒必不以為狂誕也

溫症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為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

陽明胃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旦發出而外達於太陽有畧惡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症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讝語發斑衄血畜血發黄脾約等熱

症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遠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阨耳況於治太陽經之症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症或有之而寒傷營之症則無矣且由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由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症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衆盲相將入火坑也冤哉生命古今誠一莫控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症而後傳裏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鬰腠理不得外洩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症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　傷寒從表而始故悞攻而生變者多溫症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為大變然鬰熱必從外泄為易悞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症間見而裏病為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裏為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其間有悞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症

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一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　仲景原文

昌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内有奥義葢時令至春則為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氷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症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為非

溫病也然即有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二形作似傷寒其脉不弦緊而弱也弱者必渴被火非傷寒矣者必讝語弱者發熱所以渴也脉浮解之當汗出愈原文

風性弱緩故脉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脉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義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

麻黄二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木未熱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其藥性之帶溫況於桂麻之辛熱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以别出桂麻則三陰絶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可無贅也後之紛紛訾議桂麻之熱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庶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三脈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 原文

脈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應耳若是少陰見症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四病如桂枝症似乎中風頭不痛項不強則太陽無外入之邪而非中風寸脈微浮則邪自內出而不當過表胸中痞鞕痰涎塞隔氣上衝咽喉不得

息者胸中有塞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原文

昌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症而曰病如桂枝症者恐後人悞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法多用梔豉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湧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悞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蚘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似涉厥陰脉乍緊者邪結在胸中非厥陰也心

中滿而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

原文

按此症乃痰邪自内而作即四症類傷寒之瘧症也

仲景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表虛裏實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表實裏虛此以互令之表裏言設合臟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矣

六病在陽表未罷熱未除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其熱被

却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為水寒所制）服文蛤散（鹹寒利水）若不瘥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症者（兩寒相搏）與三物小陷胸湯三物白散亦可服（寒結重者原文）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七病人臟無他病（裏氣和也）時發熱（或然或不然）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氣不和也先其時（未發熱之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八病常自汗出無時不然此為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原文

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

再按春溫之症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逈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太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黄

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症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門也

九病人脉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為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原文

昌按發汗而令陽微悞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脉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脉

不數矣

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十病人煩熱(太陽也)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脉實者(陽明)宜下之脉浮虛者(太陽)宜發汗下之宜承氣湯 汗之宜桂枝湯(原文)

十一微數之脉慎不可灸因火為邪則為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内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原文

昌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症項下然不專為溫症而設所以不言症而但言脉也脉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今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脉之微數否耶其為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十二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原文

此與傷寒耳聾為少陽邪盛者迥異益見溫症禁過

汗也

十三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大便鞕也原文

十四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作難作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十五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昌按仲景治溫症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

於不發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不知者鮮不以為表在所輕而裏在所重殊大不然蓋表裏無可軒輕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於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亟存其津液也

十六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為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為逆原文

觀此則溫症比傷寒太陽經之變症爲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爲不同矣

十七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 原文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爲易愈也

春溫上篇諸方 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篇得三法

解肌法

附方

参蘇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脉細身倦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病脉沉者

桂枝加芍藥人参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脉洪大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

厚朴生薑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症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脉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傷寒內著有專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术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瓜蔞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黄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脉浮而大是表其人發渴小便赤却當下用此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天水散

辰砂天水散 分利兼清鎮

牡蠣澤瀉散 治腰以下有水氣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脉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渇燥熱小便赤色噦嘔不止心下微煩者俱當兩解

下後脉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悞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薑湯 三湯取其溫以散表

下後利不止脉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黄連黄芩湯 取其涼以解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欲解者

梔豉湯

下後心煩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取其吐以徹邪

下後心中懊憹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取其仍從下解

下後寸脉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脉不至咽喉不利

吐膿血瀉利不止為難治

麻黄升麻湯取其解錯雜之邪

下後傷血脉澁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使陰氣弱

其人亡血病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陰陽

即承氣血俱弱故

其熱不可止息

葶藶梔子湯二方取其酸苦

湧泄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黄連解毒湯

黄連湯

黄連阿膠湯

黄連瀉心湯

大青龍湯

炙甘草湯

五味子湯

補中

黄芪建中湯

小建中湯

理中湯

温中湯

治中湯

凉血滋陰

犀角地黄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栗榦蒻葉

瘟症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分為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陽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雛養蟄不違食息也若匿者若逋逃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匿采絶無觖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見病所由來為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決蓋以精動則關開而氣泄冬月關開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關屢開氣屢泄則寒風屢

入之矣而腎主閉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内動而刼其家寳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憒憒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

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内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

景之例言之未免為悖然觀仲景之論溫症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脉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黄色劇如驚癎狀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晰全不思既名溫病即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為逆耶

蓋熱邪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既為素傷重加寒下火刼陰之法乃為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者一一皆少陰之本症也膀胱為腎之府故少陰症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刼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癎狀而時為瘈瘲也一逆再逆言汗下火之悞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為再悞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温症顯然昭著矣

昌之比例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

再按仲景之論悞下有結胸及痞挾熱鶩溏臟寒不禁等症從未說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為府素不藏精之人悞下則膀胱益虧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内熾津液乾燥大便難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癃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講於悞下而絶膀胱之化源立取

危困之理耶

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症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症發汗已身始灼熱者明明始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内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内熾歟故纔一發汗即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

暍經之症設不發則諸症尚隱伏不盡透出也夫暍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為何病反謂溫症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溫毒溫疫四症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為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自慊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感

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昌應之曰此正内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黄帝問温瘧舍於何臟岐伯曰温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内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虚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入則陽虚虚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温瘧由是觀之

溫瘧且然而况於溫病乎客始唯唯

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症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從骨內鬱蒸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甚渴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甚渴與第一例之症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裏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

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為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譚無忌然而遠闚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為治溫之例未嘗以己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脉沉者麻黄附子細辛湯主之　仲景原文

昌按脉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實在裏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專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匡麻黄為温經散邪千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脉沉身重嗜卧倦語之症即知為風温又知為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誘之傷寒偏死腎虚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温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温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

者之託專門直是操刀之凶人寧但爲芄蘭之童子已矣

二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症故微發汗也原文

昌按麻黄主散邪附子主温經二者皆大力之藥也前症發熱脉沉則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温取其爲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竒功也此云無裏症非是并

脉沉嗜卧等症俱無也但無吐利燥煩嘔渴之症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黄附子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温症始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病發熱頭疼脉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原文

昌按此一叚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奥旨病

發熱頭疼症見於表矣而脉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疼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此所以當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疼表之原不為悮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症惟麻黄附子細辛湯

與麻黄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為少陰經對症之表藥而又不敢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説悞表而但説若不瘥正是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少陰病脉沉細而數病為在裏不可發汗原文

按脉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

五少陰病脉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脉弱濇者復不可下之原文

昌按前段云脉沉細數則為熱此云脉微則為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脉不微數者一槩禁汗不為懲噎廢食耶況於不藏精之症邪發之初未必即見微數之脉惟可用麻黄附子二方而不知用馴至脉微且數則汗下温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絶陽離有立而待斃耳

六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被火氣刼故也小便必難以強責少陰汗也原文

昌按少陰少血强責其汗是刼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也

再按少陰病强汗則小便必難悞下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絶也傷寒症中云直視讝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臟氣絶與不絶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洌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少陰病脉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溫脉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文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候必脉緊數而四肢逆冷今脉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决為必愈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别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者不易得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脉數而熱得汗而脉和身凉數去

為欲愈之意同然陽病輕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症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挈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為主人送出客邪尚恢乎有餘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為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關設險以待暴客乎

八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

血也原文

按膀胱為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熱也太陽多血為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悮動其血而從口鼻耳目出者則天淵矣

再按熱邪雖從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況既開血一竇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圖之於早耶奪膀胱熱用桂枝大黄

入四苓散

九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口燥舌乾症具小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認為熱以致悮原文

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昌會其意而言之也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一段最肖仲景蚤已欲人辨識之矣

十病人脉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陽也無陽以為此也無陽之外護也

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原文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一段更肖少陰為水臟吐利者

陰盛而水無制也

春溫中篇諸方茲篇得十二法

溫經散邪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之意前已論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

治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

及朮制水燠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深入於裏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没陰邪上干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

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為君以乾姜附子為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中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虎湯

治陰寒下利葱白為君乾姜附子為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葱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睍曰消之義也

白通加猪胆汁湯

治下利脉微及厥逆無脉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猪胆法之陰以為向導服湯脉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脉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絶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即前四逆湯而倍乾薑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真陰不足去葱白加芍藥嘔者加生姜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

利止脉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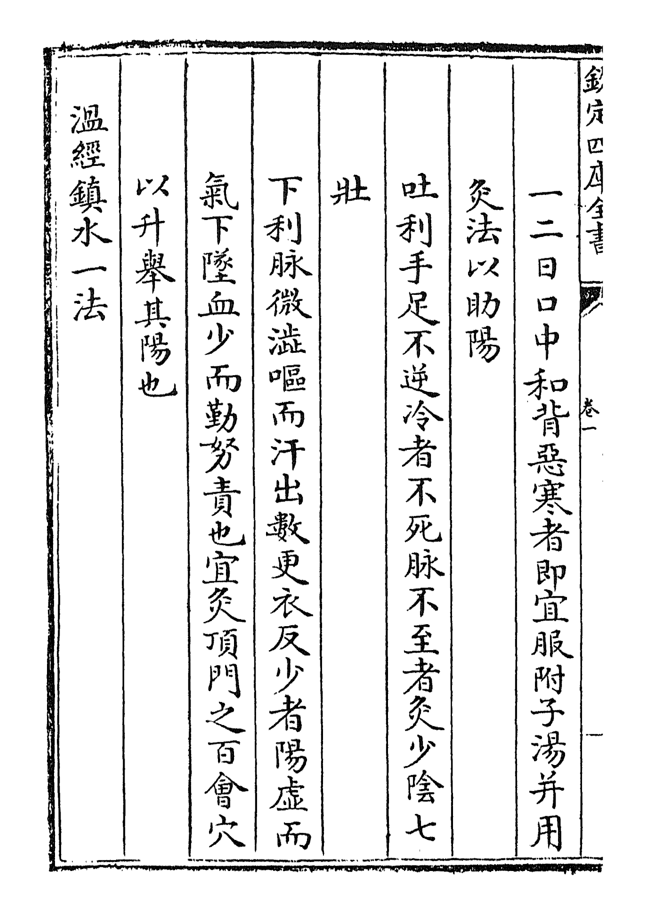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　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姜粳米之辛甘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下利脈微濇嘔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勤努責也宜灸頂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欬或小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泛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　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

甚而裏不和也芩連除熱雞子黄阿膠少佐芍
藥以和血而生不足之真隂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
水枯竭之象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
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

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至矣故當急下

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腹脹不大便胃實可知水臟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消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　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

胡解之枳實泄之甘草和之而最要加芍藥以
收其陰也咳者加五味子乾姜并主下利悸者
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
泄利下重者加薤白煮汁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散

治下利不止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
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

愈然不藏精而膀胱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溫症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

為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寒者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症中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症自外入內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徧六經溫症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户牖而出勢不能傳徧他經表裏只在此二經者為恒也若更挾

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陰則臓腑之邪交熾不俟六日即死矣蓋太陽少陰邪發之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臓腑之氣幾何決無可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温症表裏横發重復感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温症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黄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下之兩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森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

人見熱煩枯燥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中輒用附子一枚今人一錢亦不敢用總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一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蓋舍二法

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可不用溫下藥中可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症為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世之訕議也明矣

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是半表半裏之症乃以半表半裏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以者何此症乃太陽少陰互為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裏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箇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

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況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此十二字秘訣乃兩感傳心之要即治溫萬全之規聖言煌煌學者茍能叅透此關其治兩感之溫症十全八九矣

表熱裏寒者脉雖沉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陰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裏熱者脉必

滑身厥舌乾所以少陰惡寒而踡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仲景原文

按此段文義論溫症全以少陰腎與太陽膀胱分表裏昌所謂太陽與少陰互為標本者得此而為有據矣其云所以陰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表解也即麻黃附子細辛湯之例也脉滑表寒也身厥舌乾裏熱也惡寒而踡宜行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凉解用藥如此繁難正與兩感症中治有

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之義互見正欲學者之以三陽反也又云少陰病惡寒而踡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尚可調其偏以協於和之意設惡寒而踡更加下利手足逆冷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脉不至不煩而燥則陽去而陰亦不存矣所以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盛陽微即以溫為主果其陽盛陰微即以下為主果其陰陽錯雜溫下兩有所礙則叅

伍以調其偏勝為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然亦必邪勢正熾陰陽尚未全虧方可溫經散邪若夫滋蔓難圖任行背水之陣必無僥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關頭雖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圓機所貴明理之彥師其意而自為深造耳

少陰中風脉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原文

觀此一條而認脉辨症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為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陰緊可知也陽盛則治先

腑陰緊則治先臟又可知也旣盛且緊則恭之外症以分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透出神髓以自慊也

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為太陽經中風之本藥即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其最妙處在用芍藥以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

芍藥之酸收則不為甘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少陰則更為陰臟而少血所以强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用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逮三十年來功效歷歷可紀蓋得比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症而用桂枝為例不為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枝勢必佐之以辛凉而不藏精之

溫屬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甚則麻黄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倍加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黄豬胆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槩以羌活柴葛為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屢表而病不除究竟莫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為仲景解嘲之說然乎否耶

謹定擬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症名曰兩感溫症

按傷寒少陰症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症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曰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其例脗合然仲景又不立治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昌嘗思之傳經之邪先表後裏直中之邪但先其裏溫症之邪裏重於表兩感之邪表裏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

陰水將竭真陽發露外見種種燥擾之症加以再治太陽之邪頃刻亡陽而死矣是必先溫其在經之陽兼益其陰以培陽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溫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消瘦兼以內鬱之邪灼其腎水外現鼻煤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既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猶為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下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

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大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頸項强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斑發狂下之則結胸讝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少陰可汗之例畧同也詎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裏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症之裏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擬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

者也

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症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葢傷寒之邪三日傳徧六經故為必死之症而溫病乃内鬱之邪始終只在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為多是則非必死之症也惟治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絶乏之久

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别視也

按亡陽一症在傷寒則悮發太陽經汗與悮發少陰經汗者多見之他經汗悮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症為太陽少陰雙受之邪設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直在頃刻間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嘿護其根而但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名陽隨感即赴不待蓋覆而淋漓不止

矣可不懼哉

按亡陰一症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津液暗枯邪傳少陰當下而又不下致腎水暗枯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若在不藏精之溫症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自下利奔迫是下多尤足亡陰而又絕無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臟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亡陰之

別名乎

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症又出不藏精之治特未顯然挈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即如桂枝一湯本為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於溫法尤為獨詳如加附子加人參白朮乾薑甘草加桂心茯苓蜀漆紅花等類豈太陽表症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不先溫經又不得不兼散邪者故以諸多溫經之法隷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

麻黄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不藏精之症表裏之邪交熾陰陽之氣素虧者按法用之裕如也

春温下篇諸方 茲篇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温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黄湯

脉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溫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

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裏救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為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收陰固陽表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陽虛）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胃中乾實）

汗後裏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汗後身疼痛脉沉遲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治心下悸欲得人按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臍下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晝夜靜躁一法

汗下後表虛惡寒裏虛脉微細日輕夜重者以救陰為主宜桂枝加紅花湯

日重夜輕身無大熱者以救陽為主宜乾薑附子湯

悞汗變逆一法

本脉浮而症見汗出心煩微寒脚攣之候纔服桂枝湯即便厥冷咽乾煩燥吐逆者乃陽虛而陰獨盛也先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俟厥愈

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行陰寒凝滯之血以伸其脚若陽虛陰盛其變愈大者但用四逆湯以溫經回陽而不兼陰為治也

附辨溫症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闢謬

諸家方書謂溫症之外復有四症一曰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一曰陽脉浮滑陰脉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為風溫一曰陽脉濡弱陰脉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一曰陽脉濡弱陰脉弦緊者更遇

溫氣變為溫疫據其援脉以辨症而為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迥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鉅昌不得不并明其理焉蓋春溫夏熱秋凉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拘所以夏氣亦有清凉之時冬氣亦有燠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症而重感於寒其病即兼冬氣而為溫瘧本溫症而重感於熱其病即兼夏氣而為溫毒本溫症

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即兼不正之氣而為
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其病忽變其病不令人炫而
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與
溫氣相合而為濕溫之症何以四症內反不並舉又
且溫瘧一症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
發何得妄說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為風
溫一症頭上安頭夢中說夢尤為無識蓋春月厥陰
風木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分之為兩凡感而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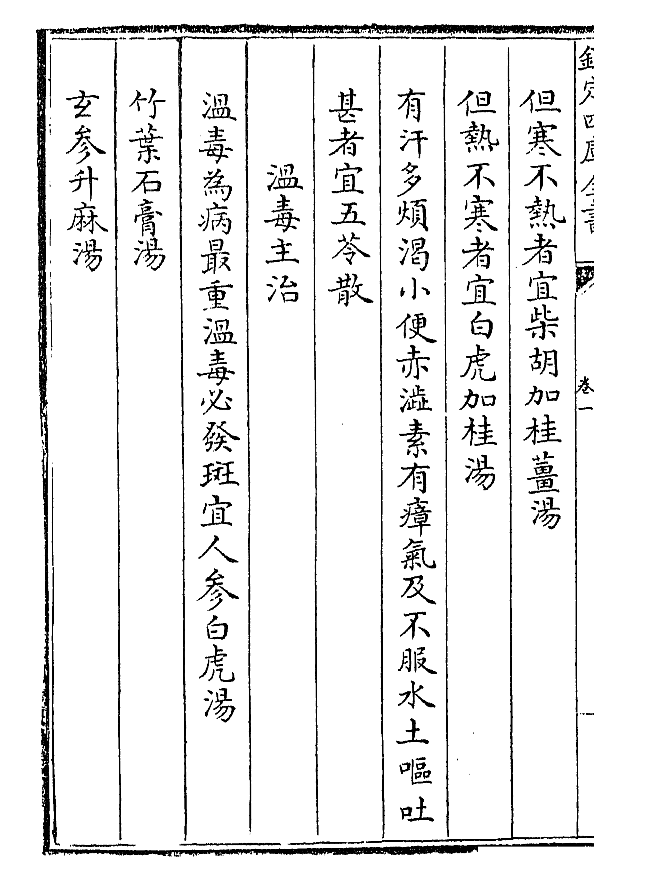
皆為風溫之病也即如初春之時地氣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尚除風溫另為一症則所以病溫之故為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栗烈之寒氣總為一寒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為一風并可知也夫風無定體者也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熱秋之風凉冬之

風寒此自然之事也仲景於温症篇首即特揭風温之名以綱衆目其晰義之精為何如耶顯明道理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温分之為二况與精微之奥乎兹特辨之以見治温之法原為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温瘧主治

温瘧病脉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

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湯



但寒不熱者宜柴胡加桂薑湯

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

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澁素有瘴氣及不服水土嘔吐甚者宜五苓散

温毒主治

温毒為病最重温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

竹葉石膏湯

玄參升麻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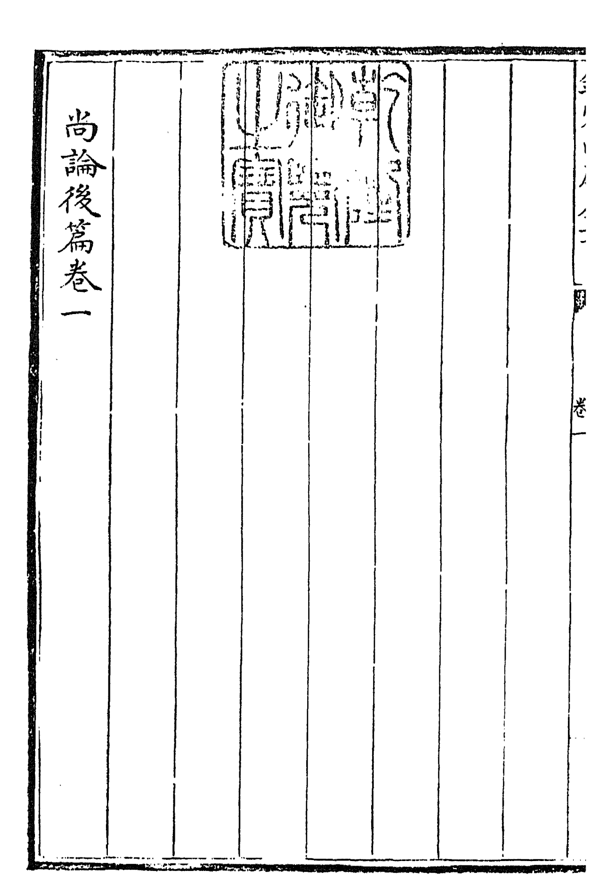
黑膏清氣涼血

溫疫主治

人參敗毒散

溫疫病陽脉濡弱正虛也陰脉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團外邪內熾莫能解散病固纏身為累而目前不藏精之人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發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寓意草中論之已悉茲不復

贅



尚論後篇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尚論後編卷二

詳校官太醫院醫士臣趙正池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尚論後篇卷二

新建　喻昌　撰

尚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為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

夭札也然而高人踏雪空山而内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為禦寒乃稱真禦寒矣内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諄諄垂誡後世紅爐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内藏發露以致外寒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症最凶最多仲景於春夏秋三時之温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為冬藏則來年必至缺乏況乎萬物以春夏秋為

晝以冬為夜至冬而歸根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為萬物之靈顧可貿貿耶特首揭之且以動良士之瞿瞿也蹻音厥

春

天地之太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為仁仁者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太和之意然後與和風甘雨

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軀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葷日飲食於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先與凶惡為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全生終屬勉强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廓然委順嗒然喪我者病魔潛消而精氣漸長猶為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為知道也

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為百病

之長大卒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内虚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響大塊之噫風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摇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虚之人避風如避箭者偶不及避當睜努以捍其外熱湯以溉其内使皮毛間津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為害矣然外雖避風而内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為不淺善治風者必權衡於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隧則風易出也至

于痰熱積感有自内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内愈虚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内傷病以外感藥治其悞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謂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

與冬月之臧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兢兢隄防金水二臟允為攝身儀式矣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凉暗中多開慾竇以致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尫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者自宜防之於早矣

人之居卑隰觸山嵐冒雨暘着汗衣卧氷簟飲凉水食瓜菓受內鬱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為受

暑遺却太陰濕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以為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為千古一大悞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澈津少真陰易消為内傷諸病之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高徧野地實垂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髙秋薦實與嚴寒之後而得陽春敷和同為一歲不可多得之日盎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為蕭疎矣爗熱轉而為清

冷矣以故為時未幾而木萎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
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為也
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
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應
木氣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即能萎其枝葉而不能
傷其根本及秋金纔生冬水早已庇木之根以故木
至春而復榮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
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

然之運而為節宣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為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為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為傷肺雖夏月之乘凉亦不可過況入伏已深尚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肅

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為筋脉短勁
濁渴枯損之導為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飡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飡泄矣又曰長夏兼病
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飡泄其言錯出無定
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濕因寒則各不相
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從來解說不明昌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為最所飡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居之少頃精傳去腸空而風亦居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機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飡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為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春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

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痎瘧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所以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

始不為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内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爍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内經四時主病之脫悮

内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温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凉氣相薄而為寒熱往来之瘧葢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説故引之而為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為秋時之瘧所以瘧症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之濕土為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静攝未嘗傷

暑秋亦病瘧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為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為咳嗽之症則牽强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凉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為熱豈有至秋之凉而反蒸為熱之理况乎濕者水類所以水流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為濕是指火為水矣顛倒不已甚乎今為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

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痎瘧秋傷於燥冬生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加長夏之濕而秋病之源始清易秋月為燥而諸家指為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火土之五行於生長化收藏而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從兹而生焉蓋春屬風木主生夏屬熱火主長長夏屬濕土主化秋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賴濕土

生化之一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土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之土為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隷者不得與之較量也此義既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咳嗽為傷秋金之燥不為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肝木不能生夏時之心火至夏有寒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

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痎瘧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飧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厥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之病瘧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為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冬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為天時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温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明乎温熱寒凉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後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悮秋傷於燥一段傳習至今不察耳曷不曰風寒暑燥猶為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倣洛書五數居中縱横各得之理以立言若論天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重轉土運十八日五運

而為八轉者乎此其道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益三百六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為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則為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陰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

見冬季大寒後十八日之土即從太陽寒水之氣為用故能生厥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土旱已屬少陰君火之所生而不從木風為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為始極而為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秋之後氣上從土火土之氣共管一百八十日分歳之半昌所謂夏月三氣相合與冬春秋之各主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

故為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即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膏地溽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訛傳訛其因仍茍簡為不少矣可無論歟

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直所謂同氣相求也蓋

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為甚酷爍石流金亦云僅矣然但為乾熱已也得陰凉尚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炎威相會盡大地為蒸籠礎礫流膏蟣虱悉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益可見夏日較他時獨永而南方正明之位天皇獨密造化活潑之妙非圓機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論逆四時之病為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温而温當熱而熱當凉而凉當寒而寒以生以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疴疹乃有違天而召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肺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外自寓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之情久而彌錮如暴戾忿恨之人始焉但覺肝氣有餘終歲擾亂一旦不

足則廷贏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藏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

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鄰者善保生者宜黙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充血充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衂衂其所損也多矣内經云上者下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内且氣機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通其氣凡此皆所謂嘿杜

其機者也若俟鼽衄淋漓尚不如其所來則無具甚矣鼽音求鼻間窒塞也衄音忸鼻間出血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者則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形傷腫之腫不同與熱傷氣

氣傷痛之意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毛燥濕之類是也感寒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浮焉即所謂寒傷形形傷腫者是焉感濕氣勝者則體從之而濡瀉焉脾惡濕喜燥濕氣大過則土不勝水而濡瀉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甚則水閉胕腫亦見土不勝水則不能外輸膀胱而内則為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為胕腫所以較之濡瀉尤為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隣風燥又未有不熱者

也濕不與燥為隣其或為寒濕或為熱濕則各隨其體之積累所造焉但春夏秋三時俱屬風燥熱惟冬時方屬寒則受病者之熱濕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

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怒多則傷肝惟悲始能勝怒以肺金主悲也風多則傷筋惟燥始能勝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也夏屬南方火火太過以北

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傷心惟恐始能勝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勝熱以腎水性寒也苦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苦以腎水惟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脾惟怒勝恐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甘傷肉惟酸勝甘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心主喜也燥傷皮毛惟熱勝燥心主熱也辛傷皮毛惟

苦勝辛火味苦也冬屬北方水水太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腎惟思勝恐脾主思也寒傷血惟燥勝寒火勝水也鹹傷血惟甘勝鹹土味甘也夫四時一有太過即以所勝制之内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可用之調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而然推之無窮無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莫加毫末也後世識不及古反舍正路不由者何耶

問形不足者温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解

也曰二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充於血陰之属也陰不足者本當益陰然益陰而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為陰之主也精麗於氣陽之属也精不足者本當益陽而陽未能生必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為陽之基也二者皆藥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真中合小兒

論傷寒真中陰經

人之陽氣素弱加以房室過損腠理久疎胃氣久薄
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
至全不爭鬬開門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
其候全不發熱者為多蓋發熱則尚有爭鬬之象邪
不得直入無忌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從胃口而
入胃為五藏六府之源邪入其中可以徑奔三陰而
從其類以故吐嘔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也
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漸至卷舌囊縮而死

矣有魄汗淋漓而死者孤陽從外脫亦風邪為多也有全不透汗渾身青紫而死者微陽為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症陰霾已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護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症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熱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身自有之風平素蘊蓄而

一旦内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致數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為最房室過勤縱陰不走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隙之所而手微麻足或微痺舌或微蹇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乘虛橫發與大塊噫氣林木振響黄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無少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醫方引風寒暑濕之風為治一悞再悞外風入而與

内風交煽任憑軀偉體堅經年不能少減而成廢人者比比甚有不旬日而告斃者矣可勝嘆哉

論真中風大法

風既自内而生還須自内而熄欲自内而熄何物是熄風之藥養血乎風亦與之俱養補氣乎風亦與之俱補實腠理乎風亦與俱實將何所取耶養血補氣自不可少而實腠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患於無藥也葢天地間之風得雨則熄所以

素問又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以雨治風不言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腠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也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腠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此旬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為當其妙全在助陽而通血脉不取驅風散邪為義與荆防柴葛之輕藥絶不相干世傳以羌防等藥發散一食頃者此但可治偶感之風耳以治內風不

去百分之一豈有經年積累之風而取辦一藥且僅
攻皮膚之理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少
少貧賤之人非無房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
時爲蒸動纔有微無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既安
逸内風已熾尚圖乘風納凉沐泉飲水以解其熱致
陽氣愈遏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挾鬱陽而爲頑
痰阻塞經絡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由来古今
成方雖多辨症全不清切盍觀平人飲醇食煿積至

無筭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權嘿為運出耳陽氣逼鬱無權勢必轉蒸飲食之物為痰與風相結迨發之時其體盛之人病反加重益體盛則陽多陽多則風與痰俱多也孰知其風為本而痰為標耶孰知其陽氣為本而風痰為標耶風痰為標可汗可吐而或者見其昏迷舌蹇以為邪入心臟用牛黄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過而成不治甚多夫陽過在内之人臟腑有如火烙平素喜生冷臨病又投金石覆㦸

相尋明哲罔悟亦獨何耶陽氣為本勢必絕慾而不更擾其陽病根始拔然而陽氣素動習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養風痰纔得少息往往思及慾事畧一舉動復從本及末蔓而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此惟善保生者見體中痰多風熾無俟病發預為絕慾可矣甚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之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之人惡

乾燥者內邪感之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忌汗藥風病喜汗藥而忌燥藥充其義以為調攝則居四達之衢而披襟向風起呼吸即通帝座之想者即治濕之良方也處奥隩之室而整冠振衣凛天威不違咫尺之懼者即治風之良方也人茍知此不誠可以郤痰而延年耶

闢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脉俱未充長

陰則不足陽實有餘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惟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身內易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時有彼當日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眩乃以四字難呼節去二字曰驚風遂貽後人以多論以其頭揺手勁也而曰抽掣以其卒口禁脚攣急目邪心亂也而曰搐搦以其脊强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凡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經之脉起於目內

背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牽强乃生出抽掣等不通名而用金石重藥鎮墜以致外邪深入難痊間有體堅症輕而愈者遂以為竒方可傳誤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助驚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藥又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豈為無傷寒乎况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為更多耶是即

世所云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内即愈為貴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痓無汗柔痓有汗小兒剛痓少柔痓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遂名之曰慢驚風症而以參耆朮附藥閉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為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出表不當固其入内仲景原有桂枝法若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内傷為治又誤矣又新産婦人去血過多陰虚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别乃遂相傳為

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實有驚以小兒氣怯
神弱凡卒遇怪異形聲及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
面青糞青多煩多哭其神識昏迷對面撞鐘放鏡全
然不聞不比熱邪塞竅也

附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幃犯寒邪者恒少而知識未開
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温症例可互
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府小兒或因喫

亂而傳母熱或亦飲食而中外邪皆從陽明胃經先受餘陽明而外達太陽即與溫症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氣受傷者邪氣入胃復乘其脾虛而客之即與溫症之第二例頗同既陽明胃與太陰脾相連之一臟一腑交合為病正傷寒兩感症中二日陽明與太陰受之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讝語之症與溫症之第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為小兒八歲已前無傷寒之說不

思小兒冬月登山入水者尚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春月并不受時行外襲之氣耶其後又因無傷寒之説凡一切外感俱妄立驚風之名擅用金石重墜反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症昌寓意草中已畧辨其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脾之大絡則昏迷不醒然則邪熾太陰脾經勢必傳於大絡其譫妄而不知人者

夫豈驚風之謂耶祇有慢脾風一説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名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兹特比入春温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惑後之亦乎可登春臺昌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温症第一例

由陽明而太陽自内達外皆表症但表法原取解肌而不取發汗况於小兒肌膚嫩薄腠理空虛斷

無發汗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症多陽明症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症多太陽症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圓機在乎臨症然頸項肩背正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几几然牽強不舒加以目睛上竄手足反張諸多太陽見症而驚風之名自此始矣詎知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

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赤濁頭面揺卒口禁背反張者痓病也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剛痓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柔痓又曰太陽病發汗過多因致痓可見不解肌而悮發汗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說又顯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乎輕劑耶小兒服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

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須審諦不可悮用

温胃之藥里中一宗侯高年一子忽咳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路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侄病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四黄疔如牛奶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故生變若此因述以垂戒

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括蔞湯

攻裏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痙胸滿卧不著席脚攣急齘齒者

昌變調胃悞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小兒温症第二例

由陽明而太陰自表入裏仲景云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鞕可見脾氣虚衰不能為胃行津液必致吐利兼見此俗子藉口慢驚之源也詎知外感之邪入乘其虚上吐下利者即霍亂之意正氣既虚兒因畏怯則有之豈是心虚發驚肝木生風之候耶此等認症一差用藥不合萬無生理葢脾經之症自

有脾經之專藥況於屬在外感仍以散邪為先所以悮下則心下結鞕正謂邪雖已入太陰而陽明未盡除者恐有表症相得也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脉浮者用之太陰之脉尺寸俱沉細今見浮則邪還於表仍用解肌之法送出其邪為當也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燠土燥濕

理中湯

濁氣上干於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黄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黄亦當倍減以小兒

胃薄易動也

小兒兩感溫症第三例

胃脾一腑一臓表裏雙受則在表者為陽邪然既

已入於胃即當愛惜津液即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汗所最難者要在急温急下審諦不差葢胃實兼以脾實則二火交熾水穀之隂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煤此後原稿遺失俟查接刊

會講刺熱篇温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録

上古醫旨其時首春其證首温先師祖僦貸季所傳先師岐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脉色榮顴骨榮未

交曰令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令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凡十五句七十字岐黃之庭宗旨曉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况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焉凡人有病其色必徵於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傳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

是五藏熱病色且先徵矣然五藏隱深其色不宜外
見纔見微色隨刺俞穴蚤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
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黒色忽見天庭大如拇指者不
病而卒死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太陽經脉色顯而易
見初起熱徵於面此時漫無凶咎太陽脉色榮飾於
顴乃久邪内伏其春發温必始太陽經脉紅色熱色
先見兩顴如以采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顴骨
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

汗待時而已少需聽其自解此真訣也大凡温病熱自内出經氣先虚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令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虚者必待午未正陽杲日當空羣陰見晛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虚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繼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註謂肝病待甲乙解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藏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戚謂外見太陽赤色内應厥陰弦脉此則如隔千

山矣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脉弦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入陽弦可沉濇弱微入陰弦亦可也弦脉陰陽兩屬安得指為死脉且三日之促耶古義斷不其然上古理脉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者舉頭見日隨處長安晶光萬道人身之色無幽不燭同也脉以應月者千江有水千江月地脉潛通人身之脉環會貫通同也脉榮顴骨

即色榮顴骨纔一見之表裏兩符豈非日月合璧耶如太陽顴骨色脉同時解散并不成溫熱病矣病則色脉同時俱見矣太陽榮顴骨少陽榮頰前厥陰榮頰後少陰榮兩頤乃至十二經脉色大絡小絡隨病彰灼一瘡一痤色脉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時往来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交榮飾此纔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紫滯晦傳經熱重已為主死爭見青

黑尅賊十死不救矣葢太陽水而生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而孕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勾萌盡斂亦嘿庇其根也今外邪入而真藏逼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内連腎身内百司庶職惟腎獨為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顛覆濁亂生死出入莫不繇之太陰厥陰祇禀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脉腎則專主内藏經謂過在少陰甚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

爭見主死韋連腎氣在内以少陰為厥陰母木勢垂危求救腎水腎水足供尚可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斃乎可見神去則藏敗藏敗則爭見黧黑豈脈色不出根心也哉釋謂本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謬甚果爾水數一土數五其死主一日五日耶内經明謂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胡以生數妄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反誤古脫增入五字駭觀總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擅複

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已若兩頤黑色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少陰經敗甚必入腎腎藏發露泉之竭矣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頃刻俱為灰燼誠刧災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救頰頤紫黑已見惡痕縷縷不散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

紫府丹臺授以太陰神水乎吾徒同志濬洌彼之泉
自固慶古經之法傳心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會講素問評熱論病温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語録
岐伯先師論温勝義微妙今始深解之也黄帝問曰
有病温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
能食病名為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
曰願聞其説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

於精令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温獨創穀氣之旨穀氣化為精精氣勝乃為汗身中之至寶至寶者也穀氣為

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萃萬理為一言誰能外之内經謂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温是則藏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藥樹百病不生矣即不然者冬藏已敵春温積貯為命主張蚤計在是胡乃泥沙擲之耶泥沙擲之茲後則腎虚甚而温死矣尺熱甚而温死矣穀氣既餒轉輸不給關門閉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況腎虚尺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準平人十二時

脉更增四時三日促為二朝再促則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倒說竪說變化生心萬理淵源爛然生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為土苴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有五始知理障稍盡矩則昭然兹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黄帝顧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至陰陽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向者胸為疑府今乃知穀氣之旨既明即陰陽交

與不交了然定矣吾徒嚼舌多年今轉饒舌而且細
舉之矣上古榮未交證之輕者榮交陰重且死者中
古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證半輕者冬不藏精腎虚尺
熱重且死者聖神心印妙義天開變化錯縱愈出愈
奇上古太陽與厥陰為偶少陽與少陰為偶而陽明
太陰雖不言之而其相偶更定位也中古太陽與少
陰一府一臟獨主其重蓋太陽主外少陰主内太陽
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交少陰少陰交

太陽陰陽交而死矣然掌上意珠不叙其文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絶學耶岐伯先師妙翻千古變證若相忤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況庸人乎謂二陽搏其病温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輕證而舉為死不治必有其説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温至極必死不治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屬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亢熯陰絶胃穀腸津水穀將絶

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陰脾一陽一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虚者辰巳經旺汗乃盡解必然之理也門人有蓄疑義脾胃以膜相連耳脾胃榮交相連直是易易所以上古故不言之也予不然傷寒傳經如膽藏肝葉豈不直入相合然必少陽膽乃傳太陰再傳少陰乃傳厥陰遶經而走不能直截合膽也今陽明胃乃傳少陽膽少陽始傳太陰

遶經傳次亦然固知陽明太陰交與不交各分疆界矣兩顴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頰前與頤榮交相爭部位不遠頷中鼻準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必至榮交不分乃為死也至於太陽少陰陰陽正交吾徒更深言之內經兩感證一日太陽少陰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三日死由是論之温證微不相同矣温證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者有五分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温證太陽少陰本經與病相持

即十日半月總為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日之促而驟死者葢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榮衛平時覺不相等病之精津不枯穀氣不盡熱勢少衰肌膚漸積微汗兩交忽為兩解病醫相成者多有之矣半月一月待斃無醫穀氣不得不盡者非天也人也然醫之手眼審幾決擇一日見前圖而又圖邀非倖邀生機可待此為超醫至一日已後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穀氣精血傳經立盡盡則死矣岐伯先師曰病

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又曰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然則陰陽交交者死予向以為一言而終隨病隨死之候幾惧一生牆面惶汗常慄然之矣立志竒男子冬至閉關儲蓄内富豈非第一義乎

會講傷寒論中論温證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三會語録

上古中古首重温證民生最頼之矣周秦以降如扁鵲越人起家數輩各樹偉義經緯裁成後代宗匠至

於温證絶不言之由是論温騷傳騷失乃至人去書存幾千百年黯然無色矣漢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揆其著傷寒論雖述實為創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功遠紹軒岐於中温證一法劃然天開步步著實繹傷寒家成朱十餘輩義例多獲獨温證從不知為何事予步趨仲景先師至老不輟諸公會講大舉温證以建當世赤幟俾仲景寒灰火傳葢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温病玩内經冬傷

於寒春必病温之説知冬寒久鬱太陽經受肌表榮衛主之與冬月驟病發熱惡寒且不渴者證則不同故春月寒鬱既久發熱而渴不惡寒自内出外矣與上古榮未交待汗自解同義其證不過十之一二耳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温風温證少陰冬不藏精與太陽病隨時忽至勢則病之八九分矣風温與風傷衛又不同中風其脈浮弱獨主太陽風温其脈尺寸俱浮兼主太陽少陰腎水木當沉也風温載之

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繁矣春月木長勢强吸汲腎水已為母虛加以風温之病俄頃少陽相火厥陰風木風火熾然能無殆乎故若發汗已四字包括錯悞見醫未病之先及得病之傾須診足太陽足少陰一腑一臟此千古獨傳妙訣也診之辨其有無伏氣有伏氣者冬寒太少二經久伏身中時當二月其脉先見露矣發則表熱太陽與裏熱少陰將同用事恣汗無忌灼熱反倍是為風温風温表裏俱見浮脉

其證自汗身重嗜本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嗜本病也嗜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温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蚤已犯此大戒生命可輕試手乎既嗜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藏府同時絶矣被火微發黄色劇如驚癇時瘈瘲火熱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傷寒燔鍼灼艾仲景屢戒

至温證尤當戒之被火微發黄色一段亂其神明擾其筋脉重證莫重於此稍輕悞火少隂脉緊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如之何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斃再促聖神莫挽矣故治温病㗖緊在未發汗前辨其脉證補救備至防危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又何所措其手足哉上古論温榮交已後其病内連腎中古論温專論穀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虚甚更熱則死其旨至矣盡矣仲景先師出其不盡之

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謂太陽入絡膀胱命門穴中者藏精光照兩目直視則光絶矣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絶太陽氣絶者其足不可屈伸是則太陽之脉其終也有五大證戴眼反折瘈瘲色白絶汗太陽關係豈不最操其重哉所以中風暴證多絶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温扼要膀胱若腎藏將絶寧不膀胱先絶乎因是吾徒敢論太陽春温受證雖不類夫風温然陽

熱勢極臀吸真陰上逆地道不通亦成太陽死證葢由悮發其汗致少陰隨之上入大類内經風厥同也内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也得熱則從之從之則厥也瀉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風温風厥太陽纔涉三風見證總當回護陰之根底勿使陰不内守勿使陽不上厥百凡封蟄不露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也必能若此乃為瀉陽補陰之妙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火虛風洞

然果何為哉諦思一方其方苟非設誠通神孰能定此吾徒尚論温證於後四卷之一内取裁其方然未刻也又十餘年諸公大舉會講温證當為之刻之矣閱末語則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其同心者其能已耶

會講温證自晉至今千年絶學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四會語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數之

矣叔和何如人也以為得統而學聖人之徒今且譚從前英賢過信叔和之弊叔和為晉太醫令一時醫流既以淺陋更甚荒唐如西晉崔文行所傳解散溫法用桔梗細辛白术烏頭四味後世奉為靈寶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熒火名務成子熒火丸托老君務成子售欺妖妄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具載其方確信以為有見時疫為寒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久宗之耳及以毒攻毒受劫必死朱肱復改聖散

子仍用附子而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學士在黄州見其隨施輒効載之集中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悮詎知坡公集中朱肱已三改其方始用敗毒散不用熱藥厥功少減前罪然雖改易其方不識聖神心法竟無益矣朱肱論傷寒注釋頗合聖矩但其論温傳派不清違悖聖言未可枚舉如仲景謂太陽病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為温病朱肱謂夏至以前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其脉浮緊者温病也仲景所言者冬

月感寒至春始發之溫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溫重感於寒之變病茍朱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年從未論溫正病所以其法其方或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朱肱即云初春發斑咳嗽為溫毒吳綬謂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為溫毒乃以溫毒為壞證亦宗叔和序例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吳綬墳篪迭奏於叔和之庭正乎邪乎潔古傷寒名家惑叔和變法則亦

不為正矣趙嗣真謂仲景所云重感異病變為他病者即索矩所謂二氣三氣雜合為病也朱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為溫病遇溫熱為溫毒不知仲景幾曾有是言哉巢氏病源宗序例四變用崔文行解散法龎安常亦然治法初用摩膏火灸二日法鍼解散取汗不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用藜蘆丸微吐愈不愈改用瓜蔕散吐之解尚未了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

乃以雞子湯下之巢麗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因時法於春分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為主增一味減一味即名一方豈始崔文行蜂螫螫手耶然只定不移移則蹶矣李思訓亦用和解海藏謂二公當宋全盛其法明哲莫踰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遷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置聖言傳會多日幾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盈庭聚訟各逞其端而末已也丹溪究心雜症不事仲景遇外感宗東垣補中

葢氣兼行解散終非正法况感異氣之說決擇不精然既外感不習獨主雜症何用登峰造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葢一生精神在内傷也乃從内經深入至理發出冬温春温二義真千百年之一人也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温火盛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為温病又云春月木當發生陽以外泄孰為鼓舞腎水

内竭孰為滋養生化之源既竭尚何頼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熱也時强木長故為温病此二則温症從内經立説入理深譚不闗叔和叔和自妄葢時强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為温病較叔和三月四月不為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為寒所折病熱則重盛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冬温妙義一則春温妙義幾千年來獨步悟入偉哉偉哉賢關首肯此老矣

會講温症正名辨脉之要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五會語錄 論濕温

仲景先師祖素問熱病作傷寒論以傷寒皆為熱病也然於冬月正病獨詳之矣而春温夏熱則但述大意比類一二惟風温濕温二症春司風温夏司濕温獨主其重千古不易也前第三會已論風温之戒矣今舉濕温言之傷寒濕温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薄則發濕温若兩脛逆冷腹滿又胸頭目痛

若妄言治在足太隂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暍如此者醫殺之也然風温二律指為醫殺叔和當時凛斧鉞不敢干也何乃揷入重感異氣變出四症誑惑後人謂脈隂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温瘧陽脈浮滑隂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為風温陽脈洪數隂脈實大更遇温熱變為温毒陽脈濡弱隂脈弦緊更遇温氣變為温疫予既自任仲景之徒當再折其妄葢温瘧風温温毒

温疫四變總由不識仲景風温濕温二大症耳風温為少陰症微分太陽厥陰即温瘧亦該少陰統屬素問謂冬感於寒藏之骨髓遇大暑内灼髓空而發温瘧此正理也若重感於寒而變瘧無是事也至於濕温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著落矣詎知濕温包疫證在内濕温至盛長幼相似則疫矣疫亦暑濕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瘧症之輕者也今脈反加重而症變輕何以得此耶至温毒則症之重者三陰更

重砌出脈狀洪數實大有之其人元氣實盛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發為溫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脈耶謂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變為溫疫濡弱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脈一濕一寒何從主之叔和至夏暑為病最重内經原無其說楊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柔折可也至盛夏時強木長謂之疫寒斷其不然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葢春月

風温多死在三日夏月濕温多有可愈者安得反重之耶至於脉法微妙顯然易徵傷寒之脉浮大而緊中風之脉浮緩而弱春温浮而且弱風温弗舉風温尺寸俱浮風火洞然中暍弦細芤遲暑傷其氣濕温沉弱濡緩濕流其經至於痎瘧仍是脉合火土主之脉之應病步步著實自然之理也叔和左更遇右更遇左變為右變為饐㗋結舌面厚三寸韓氏微旨本欲懲艾而見齷齪和解因時聽病自愈政如用小柴

胡湯誠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為贅龐其可乎哉風温濕温天大二證乃風温之治朱肱用五方葳蕤湯知母乾葛湯防已湯括蔞根湯葛根龍膽湯其風火相熾頃刻危亡全不知矣至於濕温君火心太陰脾從不識正法若何但施邪術而已真見則安在哉吾徒品隲温症列眉如炬諸公目擊勝義千里同風是所望矣

會講論温古令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六會語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然靜裡索照覺無極太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人理者天地之心也向著陰病論少摹開闢一斑而劫初上帝以爲之君其臣以爲之教創著上經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遼邈全書未覩而岐伯先師私淑先師祖祖時舉黃帝相授一堂内經以後十不徹一况古經論温哉然上古榮未交前及榮交後生死燎然但温

旨莫能幾及絕世知識明明見莫問問莫究豈不世界空擲人理乎吾徒神酣上古志觀王京繪為空中樓閣之想步虛陟降游焉息焉自覺目光心朗溫症開先即使拱璧以先駟馬不若晤言一室求志千古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岐伯先師論運氣曰尺寸交者死陰陽交者死各有其義惟論溫曰陰陽交交者死也一言而終更不再舉吾徒何從得之然遡上古前聖徐覺榮交未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

覺温與風温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今始陰陽交交者死論温比類列眉岐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向不悟則不聞耳悟則豈論岐伯先師即吾徒交與未交自烔兩目胃為腎關同一機軸温症纔一見之而意中已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仲景宮牆吾徒步趨垂老彌在忽發未刋之旨意謂冬寒春温夏熱分之三時覺三大綱建鼎足焉冬月太陽寒水繼以厥陰風木則統傷寒中風兩症為一大綱以傷寒該中

風天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相火則出温症風温兩症為一大綱以温病該風温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以太陰濕土則出暍濕兩症為一大綱以暍病該濕温天然不易也精微之藴聲臭盡泯叔和以後岐路羊腸蓁披鳥道多少沉淪天意未喪乃至吾世履視昭然此吾徒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方以後其方充棟大率禁方失傳寢成邪僻所以有晉温疫疑鬼疑神相沿未已亦以後人莫

得仲景之方耳吾徒傷寒論方取裁温症諸方尚論篇末刻後四卷之一載之逐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方此吾徒一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肖者蕩檢踰閑妄行汗下生命試手不可言也幾千年來東垣老人二則譚言微中域外偉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嗣後諸君精泰各出一則二則豎義警切藴理新硎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答杭州程雲來書十六問

一問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而有曰病人若發熱身體疼病人自卧其脈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沉曰遲非陰脈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脈而愈耶

答　凡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此二語乃傷寒脈法喫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脈微浮為欲愈不浮為未愈是

陰病貴得陽脉也如讝言妄語脉沉細者死脉短者死脉濇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脉也又如太陽畜血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脉仲景復推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證仍在自當現大浮數動滑之脉設其人脉微而沉自當𠃝動數變遲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反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

果真畜血勢必發狂而成死症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愈耳令人但疑抵當湯為殺人之藥而孰知亟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脉反浮數此陰病得陽脉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濇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散之脉為血所持而不露也然陽邪既陷入陰寸脉不加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令寸脉反浮數其在裏之熱熾盛難除更可類推故知其必圊膿血而成半

死半生之症也合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脈見脈既轉陰陽邪原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脈見陽邪既從血下出陽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乎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舉其大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大綱云者謂症屬於陰其脈反陽必能鼓勇以却敵症屬於陽其脈反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濇弱弦微之脈者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

難勝況能勝傳經之熱病哉尊問疑陽病見陰脉亦有愈者茲正大徹之闗但所引病人若發熱一叚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若發熱身體疼到診脉時其人安卧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脉沉而遲表邪又未入裏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脉是

其本位其人身體若疼重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四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嚀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豎一義葢以夏月得洪大脈是心火之本脈其人身體若疼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悞遵濕家不可

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脉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腠理閉密即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為夏月本脉斷無當暑汗不出而身體疼重之理也兩相比炤則其疼重仍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輕令人難辨故於脉法中析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冬春正病有汗為傷風無汗為傷寒即夏秋正病有汗為傷暑傷濕

無汗仍為傷寒參脉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寅而解於戌陰病從亥而解於寅是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太陰王於亥子丑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

少陰晴中内藏真陽子時一陽生葭管灰飛蚤已
春回陽谷丑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必退陽長
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即是王地故少
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三陰
之解從寅卯而終寅為生人之首卯為天地之門
戶亦陰陽如環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
襲三陰之王時五逐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
故不相及陰行鈍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仲

景析義之精以述為作矣至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内經之旨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惡從知之故陽病必於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輕安也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後聖寧非一揆也哉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黄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為便

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漏風種種危候所以服桂枝麻黄湯但取微似汗慮夫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為津液之府邪熱内入津液隨即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虚不可過汗即陽氣素實亦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絶於裡亡津液大便因鞕也從前不

解陽絶為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内竭而言即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脈法後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得汗腠理既開兩三日内仍覺漐漐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裏矣若汗纔得而腠理隨閉則熱邪不服而傳裏熱既傳裏津液必耗而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悮攻以重傷津液也要知此三語總頂屬府者不令溲數而為

陽明病下注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節内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無陽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黄石膏生薑能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黄湯發汗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燥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

症如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
風多則麻黄湯為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必不能
去寒加以脈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之
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
二麻黄一之法施於此症尚不中竅何者桂枝二
麻黄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脈微弱故耳
於是更改麻黄一為越婢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
越婢者不過麻黄石膏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

較女婢尤為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故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

寒相得益彰矣今服湯已而渇明是表藥之甘温克勝其外襲之寒所以知其證為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為内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兩得而開解無餘耳倘不其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寧不為喘喝之人乎

七問　太陽病脉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黄湯主之

衄家不可發汗衄而已解不用麻黄可也何復用耶

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徒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追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瞑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黄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徹其邪一以免其

再衂此定法也仲景復出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衂者愈此則不用麻黄湯也曰身無汗必係已用麻黄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衂也以其人既無發煩目瞑之症則一衂而邪從外解矣何苦復用麻黄湯耶其一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衂者麻黄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衂是一衂不能盡徹其邪仍當用麻黄湯以發之邪始徹也參二條以會

用法之意了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已

八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黄可行耶無大熱石膏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榮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黄湯一彼一此劃然中分果真為麻黄湯症斷無混用桂枝

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杏甘石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奧義葢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襲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黄發肺邪杏仁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即以治足太陽膀胱經藥通治手太陰肺經亦為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誤行桂枝寧不壅塞肺氣而吐壅膿乎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著

明耳

九問　血弱氣盡一節有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　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知此乃為婦人經水適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寧非血弱氣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症葢少陽膽藏於厥陰肝葉之内臟腑相連與太陽陽明兩陽各為一區不與少陰太陰相連者逈殊所

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臟而少陽之腑邪與臟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脇者廹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髙指脇也下止腹也邪在兩脇已摶欲上逆痛在腹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症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為厥陰見症悮用呉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黄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腑不治其臟迺為不悮此是吃緊叮嚀言外見臟腑同

治必領腑邪入臟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主之一語砥柱狂瀾也

十問 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奥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黄芩欲入裏半夏欲驅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

煎使其藥性合而為一漫無異同俾其不至僨事耳又和非和於表亦非和於裏乃和於中也是必煎至最熟令藥氣併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表裏而表裏之邪不覺潛消默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薑大棗不厭其複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為斡旋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走耳試即以仲景印仲景三黄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黄不能除熱其人復真陽内微而陰盛

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各煎後迺得以各行其事而復煎以共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十一問　太陽病外症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中加桂枝也設遇此症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明必有妙義歟

答　太陽經表邪未解而悞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痞鞕設腹中利止則裏邪可從裏解乃利下不止

是裏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開則表邪可從表解乃心下痞鞕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裏之邪全藉中氣為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邪開結乎故舍桂枝人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其熱斯殆矣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即響若雷奔頃之痞鞕開下利止捷於反掌可見握樞而運真無為之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鞕下利用甘草乾姜人參各有其義從未有用朮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恐其人五臟氣絶於内不得已而用朮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朮立法耶後来陶節菴製踈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竟推重白朮為君主坐令外感内傷混同用藥此等微細關頭不可不辨

十二問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

之寒字悮耶浮滑之脉不應有寒也

答 脉滑為裏熱脉浮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症又云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可為互症矣寒字勿泥即謂外感之寒入裏而生其在裏之熱亦可

十三問 陽明病心下鞕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鞕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而鞕滿不可下也

答 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鞕滿為太陽陽

明之俟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至於心煩一症乃津液内耗大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津液之慮若不由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其為邪熱灼胃審矣當用調胃承氣夫復何疑然曰與亦是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宜緩其症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

大滿大實有此神見而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纔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甕乾杯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所謂如救頭燃何商量等待之有耶此與大滿大實之條天淵懸絕所當辨之於蚤矣

十五問　脈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巔此一節有

闕文否

答　叔和以濡弱微濇之脉見為陽氣與陰血兩虚分類於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非以陽症陰脉乎而陽症陰脉大率歸重在陽微一邊觀下文云陽微發汗燥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心下痞鞕差可覩矣其中風汗出而反燥煩一語最為扼要見無汗之燥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况於有汗

之燥煩其亡陽直在轉盻間此即用真武湯倘恐不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會仲景之意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複纒擾而令讀者茫然耳

十六問 脉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鞕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宜大承氣湯設遇此症果可下否

答 脉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鞕其脉其症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致其

虛寒也仲景金匱方論云脉雙弦者寒也皆大下
後虛脉所以於結胸條論脉謂太陽病脉浮而動
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誤下而脉變雙弦一
以誤下而脉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其人邪結
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滌去胸間之邪則與用
大承氣湯峻攻腸中之結者懸矣然且謂脉浮大
者不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可不用也垂
戒甚明也雙弦脉即欲用下當倣用溫藥下之之

例令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明謂傷風有寒屬大青龍湯症其不可下更明矣兩段之文迥不相蒙叔和彙湊一處指為可下之症貽悮千載誠斯道之厄也尊問不行其所疑具過人之識矣敬服

尚論後篇卷二